

诗歌组 首奖



国家初级学院 王肇麟

“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

——《洛神赋·曹植》

(一)

你皓腕摩挲，
如东风，
催发出绽开的水花朵朵。
涟漪铺展，
化作了跃动的脉搏。
你捧起一抔洛水，
那是我明镜般的瞳孔。
不是靠光影的折射，
而是凭记忆，
我将你的笑靥定格。

(二)

一匹骏马飞驰过河，
我打量来者，
轻叹一声，
浪儿在石壁上又多敲出了一道
暗淡的光泽。
凡尘帝王的后裔，
步履稳重，
脚步声
如低沉的吟哦。
和着拍子，
你轻车熟路地踏水行走

千百次。
但唯独这一次，
凌波扩散，
刹那间镌刻出我老去的皱纹。

(三)

见证，
见证你们的海誓山盟。
你纤手一指，
便抹去了水面雾霭的朦胧。
用泪包裹，
我亲手将你的琼琇
送至他的手中。

我悲哀地笑，
回想起它们的前身：
是我而今已经残破的
皓齿。

我什么也不说，
潮起潮落，
只留下突兀的沙渚与礁石
那是我嶙峋了的瘦骨，
却成了你们远眺的星河。
你明知这是昙花一现的相守，
却宁可把“人神殊途”的苦语自己咀嚼。

(四)

你倚在我的肩头小憩，
手中那卷摊开的泛黄纸页
轻轻地滑落。
滑落，
它渗入我的血液，
又是那篇《洛神赋》么？
百年了，
你却百读不厌。
我终是胜利者，
胜利，
就是一生陪着永不老去的你。
你醒来，
又捧起一握洛水，

试图从中找回昔日他曾流连的踪影。

那一刻，我们四目相对，

你看着澄澈的水，

如端详一片琉璃瓦。

但我昏花的老眼，

却早已看不清

你未曾变迁过的容颜。

评语：

《洛川》胜在充满想象力，但又内敛节制，突出了诗歌的含蓄简约之美。诗中“意”与“象”，“虚”与“实”，转换自然，令用文字拍摄的画面更富美感。诗作词句干净利落，不浮华，不堆砌，充满真实与想象杂糅的画面感、镜头感和迷人氛围，充分体现了诗歌玲珑精致之美。让读者自然而然地联想起曹植与宓妃的人神相遇惊鸿一瞥，是本诗成功之处。

-----邹璐、林锦

诗歌组 次奖



新加坡国立大学 张琼

(一) 溪头

几位洗衣的妇人在晨光里遥相吆喝着，
一群水鸭扑腾着小掌、丈量着天光，
在河心围着树影打转。

晨风拂动着我的袖口，
旭日的光辉顺着大树的臂膀倾泻至我的肩头，
鱼儿在河面上打了个滚儿，
我的心便随着那振颤的水波悸动。

我看见溪边的金色野雏菊，
映在天光云影里，
开出双倍的闪耀。
我看见远处的屋檐砖瓦，
羞答答地搭在白墙的肩上，

倚入绿树的怀抱。

时光

在一棵树上打盹，
我的影子里
长满了青苔。

(二) 巷尾

杜鹃花的花台里的新泥里正开得烂漫，
几只云雀振了振翅翼、亮了亮歌喉，
不紧不慢得从上空飞过。

一阵凉意牵动我的发丝，
青石板拉长我的瘦影，
几分流转的光影折叠在巷弄的转角，
我的心思便随着云峰间游动的阳光漂移。

我看见院落的高墙外，
天空
在向我眯眼，
我看见藤蔓绕过了阴湿与巷雨，
正弯折出
动人的曲线。

时光

在一棵树上打盹，
我的影子里

长满了青苔。

(三) 村口

两只大黄狗你追我赶地认真扭打着，
一个老汉叼着烟斗、拖着锄头，
熟视无睹般得悠然走过。

一抹树阴打在我的肩头，
几只粉蝶摇晃在我的左右，
我一扭头，
便带走了季节订做给我的披风。

我看见日光的倩影，
打在红砖墙的刻痕里，
氤氲出圈圈的涟漪。
我看见瘦骨嶙峋的扁担，
仗着村头的水井，
挑起一个世纪的回忆。

时光
在一棵树上打盹，
我的影子里
长满了青苔。

(四) 山后

漫山的茶树正绿得惹眼，

采茶的姑娘盖着斗笠、扬着竹筐，
还悠闲地散步在路上。

几株野草莓挠着我的腿肚，
一张蛛网糊住了我的去路，
让劳碌围住我的脚前脚后，
直到自己滚入了夕阳的咽喉。

我看见远处的袅袅炊烟
弥散在风的步法里，
和大地若即若离。
我看见山前的乡野阡陌，
回旋在归家人的瞳仁底，
成为掌心最亲切的纹理。

时光
在一棵树上打盹，
我的影子里
长满了青苔。

评语：

静谧的田园风光，在作者回环往复地咏唱中得以很好的衬托。

-----胡吉勋

诗题为“婺源拾趣”，非妙趣横生之“趣”，是中国传统文学审美中的“情趣”、“雅趣”。诗句如同行云流水一般，词语极为朴素，犹如用铅笔和粉彩写生，疏淡有致，极写意、极简约、极从容地，在读者面前描绘出婺源的清晨，清晨的小

河边、街巷、青苔、黄狗、老汉等等，一切寻常所见，都带着好奇、热爱、欣赏，乐在其中的怡然自得。景物虽寻常，品味不寻常，回味甘之若饴。

-----邹璐、林锦

诗歌组 三奖



国家初级学院 陈烁羽

亲爱的 你是否还行走在苏联广袤的雪原
与盘旋的苍鹰为伴 掠过眉眼 肃杀般的雪岭冰川
枪械与烈酒 填补不知滋味的寒冷与孤单
听说 你们在第一次交火中胜了
而你——我的丈夫 你是德国最勇敢的战士

亲爱的 苏联的冻土中 人性已凝成渣滓
用死亡镌刻胜利 罪恶的图腾欢声低笑
血泊中飘零的容颜 雪与恨埋葬了冬天
天地以万年的静默 呢喃一个哀悼的神态
雪绒花一枝 花合明灭
而那些失去生命的战士
我将折下那枝花朵
以沉默的敬意 以最高的功勋
别在胸前

亲爱的 你是否在与战友围着篝火歌唱
殷红火光 抚摩光影明灭的笑颜
歌声 重叠归家的寄愿 如放飞

世界上所有会歌唱的飞鸟
只为报一个 边缘羽化的 思念的消息
用烈酒辛辣的芳香
将回忆与死亡囫圇吞下
待到天明之时 启明星将苏醒——
是否 四年征战
会在冰冷的炮火中 燃尽灼热的吐息

亲爱的 我们在以篝火搭建祈愿
告别战友 活在记忆的身影
明天 会不会有战斗 有谁会埋骨冻土
无奈执枪的动作 命运的迷藏
在十年 五十年 不 百年之后
那些豪爽的笑容 那些为战友挡下刀剑的身影
野菜汤黑面包的味道 雪水消融的声音
是否仍旧会鲜明如斯 如生命中一场盛大而苍凉的舞蹈
谁活着 谁已亡去
谁苍老的双眸里
将有一群年轻的战士 围着篝火
忘情歌唱

亲爱的 你是否在与我凝视同一片夜空
星子映着人间的思念 在战火中悄然陨落
星象织成蛛网 桎梏凋零的命数
而你是否已被忠诚捆绑 执行着最残酷的密令
谁错了 谁是正确的
忽然那样恐惧 你是否已成为杀人者 将同我一样的
母亲的生命 棺入别离的囚牢
你是否能就着烈酒 唱一首熟悉的歌谣 为灵魂
送葬

亲爱的 我杀死了一个
手无寸铁的苏联女兵

她是否已成为母亲 是否已有心爱之人
你和孩子的容颜 碎裂成雪地骤然殷红的表情
以花朵盛放时凄烈的姿态 凋落成灰
命令与人性 摇摆不定 悲伤甚于冰冷的疼痛
我不愿成为被杀者 亦不愿成为杀人者
我只愿作为一个平凡的父亲与丈夫
陪伴在你与孩子身边

亲爱的 你是否还手执一杆失去温度的步枪
等待不知何时将撕裂夜空的火炮
千纸鹤载满思念的星光
将飞越弥漫着硝烟的高加索山脉
化作一颗星辰
落在你荒芜而寂寥的枪口
我仍旧愿意相信 你拥有最美丽的灵魂

亲爱的 我们从冰雪中掘出了苏军的踪迹
请等我
来年春天 我将拥着你和孩子
记忆掠过唇边 微凉将开出芬芳
而战争是否真的值得用生命填补
沉默的手语 雪峰在爆炸中悲鸣
战火 枪鸣 沉默的死亡
军服如战旗猎猎 昭示着无关胜败的死战
死亡将人类注定尖刻的棱角磨灭
和平能否成为最终的结局
为什么 忽然感觉这样悲哀

亲爱的 请将信念酿成勇气迎战
请你保护自己 回到我们的身边
并在离开前
在那片历经战火的雪原上 撒下希望的种子
请你将胸前的雪白花朵

植在这片雪地上
让那些埋葬在白雪之中的枪口
在来年的春天
开满鲜花

1943 年冬，斯大林格勒战役同时，一支潜入苏联的德国军队与苏联红军数度交火。连续战斗加之寒冷饥饿，该部队全灭，无人生还。

评语：

这是一篇优秀的诗篇，以战士和妻子对话的形式，从人性的角度重新审视战争、死亡和生命。

-----胡吉勋

诗歌写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苏联和德国之战，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和规模最大的战役。诗一开始，就把读者带到 1943 年、“苏联”、“雪原”的时空。诗歌巧妙地以一名年轻的妻子和她在前线的丈夫的相互倾诉串联而成，妻子不在血腥疆场，倾诉中充满柔情、思念和呼唤，而正在浴血奋战的丈夫，却在残酷惨烈悲壮的战争中阵亡。读者感官极受冲击，内心充满忧伤，不胜唏嘘。这首诗在遣词造句方面显现出大气潇洒坦荡，充分配合这场人类残酷战争的悲壮。

-----邹璐、林锦

诗歌组 佳作奖



一只玩偶的始末

国家初级学院 杨澄茜

(一)

熙熙攘攘中
路人眼里只有你
你立在哪里
华美跟追踪华美的眼就跟到哪里
而你的眼中惟有自己

取自千年的木
孕育了万年的珍珠
搭配着哥德式的宫廷裙摆
黑色的面纱下
你对世人的追捧视若无睹

眼中空白
只为眺望飘渺的远方

为隐藏孤单薄弱的心跳
宁愿堆砌彻骨的冰寒
将那羸弱紧裹在寒冰之下
埋葬心跳
你的世界才能平静安好

你活在黑色里
沉静
冷酷
无情
黑暗的饱满的双眸里
却期待一束光的身影

(二)

永不停息地
歌唱 舞蹈
撕开冷酷高傲的面具
你偎依在他怀里
金色的火热顷刻灼烧你

时刻
眼里跳跃幸福的光芒
几近遗忘黑暗的模样
无尽
是嘴唇两瓣流露的欢畅
夏日的笑靥含苞而怒放

身份决定命运的浮沉
即使集万千宠爱一身
你太贪心
抑或他太无情
精心编织的梦境
被篡改成破碎支离
金色的华丽包装下
仅留一个空洞乏力的你

岁月
斩断无情的呼吸
那束光已尽
而你仍等候在那里
日益消瘦的躯体
不忘对那束光的温习

(三)

你立在那里
往日的华美撒了整整一地
阴暗的屋角
狭隘的窗
加一道斑驳的如血色的阳光

我听见你无声的哭泣
那哭泣来自昏暗中的泪光

如血的泪光
惨白的窗
加一丝月光清冷伴你清唱

是不是那冷峻的月华太过沧桑
抑或是曲调太过凄凉
灰色的厚重石板
亦不得承受那血的重量
在令人窒息的
黑暗里
看见的只有石岩起伏的胸膛

而你
依旧立在那里
在那满地的金色
回忆里
借着当下自己枯瘦的倒影
寻找失去的自己

评语：

玩偶是谁？谁是玩偶？是这首诗的隐蔽有趣之处。全诗分三段，三段故事情节起伏。玩偶，可设想为一个布艺玩偶，一个华丽芭比娃娃，一座华美宫殿，一位美丽女郎。可以概括形容这只玩偶是“脆弱的冷艳，空洞的华丽”。第二段写玩偶的一场破碎爱情，恰好是诗歌的含蓄隐蔽的特点，留下更多想象的空间。读者不知道这场爱情的历程，但那里面分明有火热和冰封，恰好是给读者一个想象的窗口，遐想无数。第三段，“无声的哭泣”、“如血的泪光”、“惨白的窗”带出

一个凄凉悲伤的结局，令人惋惜不已。这首诗胜在似一出多幕话剧，剧情虽不尽，但读者已随同幕启幕落感受其中，回味无穷。

-----邹璐、林锦

诗歌组 佳作奖



北纬一度（组诗）

新加坡国立大学 张鋆良

泛夏主义

不用追寻
已避不开邂逅
视线被浸染
绿色的烂漫

阔叶林的飨宴
持续一整年

春花秋月
被低气压中和
银装素裹的非忆
穿着泳衣

黑夜和白天的博弈

势均力敌

用骄阳冲洗

沙的底片

脚弓间凌乱的距离

蕾丝蔓延

在微涩的风中

海轻摆着纱笼

鸣虫的五线谱

缀满朗星的夜空

滋生

用海云

覆盖湿热的孵箱

用椰壳

包裹多汁的乳房

不需要乳牙

咀嚼榴莲的酝酿

滋生

在铺满胡姬花的温床

碌之枢

脚步追逐脚步
接近燃点
电动扶梯的温度
职业装
驱赶各自的宠物

红黄绿紫
是城市的血管
朝九晚六
属于吊环的时段
蓝色的牙
自语自言
手指的舞池
3.5 英寸的狂欢

擦肩而过的存在
被自动门隔绝

熔

人群于街上流淌
Right 却不是正确的方向

实干
却又幻想
聆听
却也歌唱

创造
却还欣赏
收获
却在分享

透明的汗水
总是一样

37°C的熔炉
在北纬一度

评语：

能用敏锐的笔触将热带城市的现代生活场景清晰地描绘出来。

-----胡吉勋

北纬一度是指赤道岛国。对一个来自北方四季分明的人，北纬一度是好奇的体验。新奇的词汇配合了作者的新奇感受，令阅读充满新奇感，比如“泛夏主义”、“用骄阳冲洗/沙的底片”、“碌之枢”等等。天气、景物、社会形态、人群特征，这些是作为一个外来者的感官和心理最直接感受。作者选择以诗歌的方式诉说，面对大难度的挑战。感觉这首诗在表现主题、全篇结构和字词运用方面还是较平实，还可以写得更准确、生动。

-----邹璐、林锦

诗歌组 佳作奖



国家初级学院 陈荣奋

回家的包裹总是太小
你太爱抱怨
行李箱挤满计程车的后座
臃肿的背包压弯了你的腰
你拉上车门 那扇低矮狭窄的玻璃窗
沙扬娜拉给夜风送行的曲调

西式快餐总是不管饱
你太爱说谎
鲜红的辣椒酱粘在你唇角
长满可乐泡沫的冰块在嘴里嚼
你看了一眼 那个缺了一角的鱼柳堡
滑稽的麦叔叔向你微笑

回家的飞行总是漫长
你太爱感伤

秒针被引擎甩得太远
四季变得太快
你捂紧耳机，那首永远都听不厌的慢摇
iPod touch 你躁乱的心跳

双亲的鬓角总是白得太早
你太爱比较
房间摆设还如昔日那般安好
墙上贴了太多年幼的旧照
你翻开日记 那本铅笔画的青春初稿
灰色的线条已然苍老

可是，童年终究要长高
年轻终究要奔跑
生活终究要流浪
带着疲惫的相机 去捕捉梦想
带着沉默的皮包 去清点支票
带着生锈的戒指 去赎回南国红豆

梦想 是个遥远的孤岛
你不知道
它和地平线 永远保持三十度的交角
它让你抬起头
又让你失去骄傲

金钱 是池无底的泥沼
你不知道
它平静的表面下伪装着风暴

它让你乘风破浪
又让你失去港湾的依靠

爱情 是瓶诱人的毒药
你不知道
它只比魔鬼少一层面罩
它让你铭心刻骨
又让你衣带渐宽 徒添新愁

于是，在某个月色如霜的夜晚
达达马蹄聒碎你的童话
疲惫的心选择回家

评语：

一篇韵味独特的自言自语。一个离乡背井的少年，离家既让他兴奋，又让他有小小的忧愁。作者所撷取的都是寻常生活即景，比如大包小包赶往机场，快餐店里的可乐汉堡。由于语言俏皮生动，为这首诗提升了活泼频率，充满青春气息。想家的心情一触即发，一点即通，可喜的是作者没有陷入这个旋涡不能自拔，而是跳脱出来，引发一些更有意义的人生思考，但又不说教，而是用含蓄并富有美感的诗歌语言加以阐释抒发。

-----邹璐、林锦